

## 迂变

栖居的寓所  
住宅小区填满一片田野  
窗玻璃上的光魅惑 相互呼应  
楼房的有力踝骨  
伸入钢筋水泥的地心

无辜的沉闷 唇髭长出荒草  
脑子里的沃土翻动不停  
使阳台与遥远的篱墙  
交融一起  
盆栽中的一撮泥土和含意  
拂过城市的窗根  
花卉倒挂苍穹 猫的  
有簇影悸 抖动灌木深处的叶子  
传到心里的呻吟  
碰到一口深深的呼吸

目光与熟稔的距离 间隔  
一层玻璃 安静和辉煌的孤寂  
在干净的房间里生长  
晨曦或夜色  
时间穿着袜子  
无声而又轻盈

## 不眠的夜际

房子孤立  
四周的鸟哑着噪音飞远  
这一刻 我的眼皮加快跳动  
像在等待  
泪水倾洒  
衰败的椽柱坍塌

嘴里含着一粒谷子  
我仿佛有了足够的时间忘记田野  
微风测定门窗的缝隙  
蛛网连接——  
落地的糠粒

比梦还轻的告别  
开裂的砖缝如同无一合拢的眼睛  
一些失而复得的用品  
弥盖着灰尘  
而变成灯罩的报纸 一点  
城市化的标题 在瞳孔里  
充满空间  
撒下墙灰和不眠的夜际

这是村子坠落的时间  
锯齿形的黑蒙蒙天空 如同  
锈迹斑斑的一片剃刀  
斜在我的屋檐边上

## 窗景

城市的雪和风  
总会整理出干净的小径 养成  
住宅小区的活瓣  
使落叶产生一种感官  
卷走满地的尘土

庭院的树木藏好远方的田野  
一阵又一阵过来的雨 伴随着魂魄  
滴下梦悠悠的微光  
溅落的样子  
如同鸡在食钵里觅食

玻璃上的云层  
揽着暖融融的阳台 露出一块  
陷入非非的空隙

此时此刻  
小径保留着蚯蚓的消化道形状  
独居或安静的周边环境  
嵌在窗景之中  
曝过冷或热的光晕

## 坐在新居的阳台上

黑夜 萧瑟的风很大  
轰鸣如同天上还有的一丝亮光  
拂过水泥的窗沿  
每探抖动身子的树  
在坡土中飞翔

房子对面的房子 熄灭  
最后一盏灯 重新出现的浓墨空旷  
影子瘫痪下去  
眼睛隐没  
相互顾盼的眼睛

擦一眼自己的脚  
概念中的趾骨掠过泥泞小道  
那些被洗净的泥斑  
隐没时代的踪迹  
某一瞬间  
身影像在天壤之别的边界

冷飕飕的窗子开着  
风吹眼裤子 裤子贴着大腿  
像在摆弄一副骨架

## 恐高

脱离地心引力 恐高  
在眩晕的楼宇间旋转 腹聚汽车

分解开狭窄的通道  
阳光斜照过来  
金色崖边 一个软踏踏的人影  
如同黑色织物 缩在  
阳台上  
堆积在时辰的椅子上

血涌满头部  
窗帘 给迷恋的眼睛戴上眼罩  
感到脚下的地壳  
有些冰凉 正在脱离远古大地  
隆起的心脏  
有了干枯的形状

而透入间隙的光亮  
闪出刺眼的绿色和蓝色 落进  
一个瞎子的房间

## 透明的变化过程

田野上 十几台挖掘机  
绷紧肌肉 铜兜里的土  
掏空蚌的小河 工棚前的洼水里  
空酒瓶和废弃的泡塑  
晒着阳光

鸟飞得远了 一些 翅膀  
默默隐匿 那些看不见的小爪  
躲进了伶俐的腹腔

田边的稻草人 粗粗的喉结  
动个不停

蝴蝶沾着泥渍  
灰一样的羽翼 皱起几丝  
衣白的条纹

根须剥离开自己盘绕的泥土  
石子如同另一个世界里的足迹  
坑里恶化的水  
满怀凄凉  
我的脚趾  
在鞋里跳动了一下

城市指南  
陌生路口  
车流与行人嗖嗖而过  
马铃薯纵队 蚯蚓纵队 各种  
原色的蔬菜样子 轮胎气味  
裂开呼吸和心跳

汽车的尾气如同一种空气的注射针筒  
留下肺的一把草火

街口巨大时钟里的分针和秒针  
胶着端详的时光

过了斑马线  
信号灯长出暗色的苔藓 柏油路面  
沉淀到意识的深处  
而城市指南上一页又一页温暖的气息  
弥散开来  
暗淡或明亮  
同样不明自己的方向

锯锯草  
水泥缝隙里的草 带着新鲜的露珠  
它仿佛已经超越生存和死亡

沉思默想的草 在自己正确的位置  
继续疯长

城市三公分厚度的地皮  
凝成一大片空地或鄙野之美  
空气变成一种还愿的气息

安安静静走过的脚 每一步  
回响着窸窣的风声

看上一眼或想象一眼  
我像在自己目睹自己的重生和毁灭

一根稻草  
一根稻草 飘在城市上空  
缠着一堆田野的思绪

一根稻草 佝偻起身  
繁衍出千亩万亩幻觉的光线

一根稻草 干咳了一声  
土壤和季候松开了咬紧的牙齿

一根稻草 进入翕动的嘴唇  
遗忘了最后一粒米的香气

一根稻草 丢下苍穹  
体内的万物冒出一丝着火的烟缕

放光的眼睛  
看见天堂的灰陨落下

惊叹不已的惊叹  
城市的空气造出了攀登的梯子

遥远的地方 土地硬化  
稻草响起回声的脚步

幸福之地  
就我一人躺在海里  
用一分钟找到他的家  
从眼神里  
成为一颗心  
他不知道现在的我  
是以往自己的影子

小封的诗⑦  
回归原点(外三首)

□小封

行人应当把灵魂的颤抖和凄凉  
留给冷酷的来路  
等待被时光掩藏

水波  
在长长的下午  
淌下历史的一张网  
水波与树枝都在眼前  
仿佛什么都不信任  
但它的的确是春天  
一切将回归到最初的原点

等待被时光掩藏  
脱下需要晾干的衣裳  
向一屋的陌生人诉说远方  
窗外透进的光  
显示着飞鸟的痕迹  
我感到茫然失措



李钢,诗人,重庆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进入中国诗坛,代表作为大型系列诗歌《蓝水兵》,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当选“当代十大青年诗人”和“最受喜爱的当代十大中青年诗人”。出版有诗歌、散文、漫画等著作多部,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曾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以及数十项文学奖。此外,有作品被央视拍摄成电视诗歌散文多部,连续获四届全国电视星光奖。

## 大道之行也

□李钢



绘图 罗乐

定回来,半夜在一个叫泥巴山的地方就堵了。伸头一看,好家伙!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长长一串车灯,蜿蜒几公里,十分壮观,原来是狭窄地段对开的长途车互不相让,司机们在赌气。我就对车上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人说,你下车到前面去,吓唬吓唬他们。因为他那个保安制服酷似警服,我觉得应该有效果。这人就提着个应急灯跑过去一阵吼,那些僵持着的司机吓了一跳,弄不明白半夜三更在这荒山野岭上怎么会钻出个警察来管理交通,就乖乖地听他指挥,两边的车缓缓开过,井然有序。谁知这位老兄冒充警察有瘾,我们的车通过之后他仍站在那里忙活,停不下来打不走了。所以,当一个人在疏通做贡献的时候,是多么忘我多么卖劲啊!我们只好去把他强行拉上车来。

堵则思通,就是这么个道理。河流堵了要疏通,下水道堵了要疏通,马路堵了要拓宽、要造新路,一造就发展了。堵是暂时现象,通是必然趋势,有办法堵就有办法通,通则不痛,通!通!通!我在一种四处张贴的广告上看到了这个“通”字,我觉得这个字要流行起来。堵是个什么玩意儿? 2臂臂挡车。车要通行,人要通行,历史要通行,挡不住的。

外国有句谚语:绕着房子转一圈,就比呆在屋里要知道得多。咱们中国也有句话:树挪死,人挪活。人跟植物不同,挪就是要走动,要交流,要开阔视野。闭塞的生活容易造成目光如豆,思想窒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天上地下江河湖海,有飞机有车有巨轮有互联网,这些东西将旧的疆界打破,使人跳出原来的生活范围,挣脱旧有观念的束缚,摒弃那种植物生活,走到陌生中去。今天这个时代,人的思维在网络化,双脚在车轮回,臂膀在羽翼化,飞翔是人类千年的梦想,是神话,但是从上个世纪开始,人类飞腾起来了,神话变成了现实。飞到天空俯瞰地球是什么感觉? 飞到外太空俯瞰地球是什么感觉? 那就是由融化鹏的感觉,是上帝的角度。我一向认为人应该是遨游的生物,是飞翔的生物,停滞会使人庸俗和渺小。而人一旦改变了视角,改变了空间位置,思想就开始向新的领域拓展。所以我们的思想是立体的,视野是宏观的,这个世纪的人类已到达前所未有的高点,有着前所未有的宽阔。四十年前,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伸手推开了中国的窗户。他有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持续发展到今天,改革开放是唯一的道路。这是一条宽阔的道路,必须畅通无阻。宽是大道,通是保障,是趋势;坚持改革开放不停步,是谓大道之行也。

如此看来,世间的路无论大小,确立了目标,选对了方向,顺道而行即是宽,背道而驰即是窄;而方向与目标的正确,取决于行路者的胸怀、境界和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不是靠双腿而是靠思想在行走,一切宽阔都是思想的宽阔,有了宽阔的思想,才会有脚下的宽阔和宽阔的远方。

过去有一首民歌《走西口》里是这样唱的:“走路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路上的人儿多,拉话活解忧愁……”人人都知道朝大路上走,车如流水马如龙,车多人挤,再宽的路也变窄了,挤到最后就挤不动了,堵了。这不只是地域性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现象,全世界都在堵车,越是发达的地方越堵车,所以“堵”是发展的象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征之一。我觉得是好现象,千年堵一回,让我们赶上也值了。我坐车的时候最不怕堵车,有时被堵在半道上我就想,早晚你总得通吧,一会儿,果然就通了。有一次我和几个人开车从康

## 怀念海子

□尚仲敏

酒菜,我们甚至会通宵达旦地饮酒长谈(我喝得要命)。

说实在的,我很喜欢海子,一是因为他的大学生身份,二是因为我们曾有过的经历,三是因为他的纯净的内心。

我们是同龄人,经历过同样的高考,有过类似的大学4年生活。那时我们多年轻啊,只有24岁。海子甚至常常表现出一些孩子气。他身心健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当时给他说过最多的话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做个平凡的人。如果成就一代大师要以生命为代价,那还不如选择好好地活着。

然而,天妒英才,海子从四川回去不到一年,1989年3月26日,永久地结束了他充满幻想和浪漫情怀的年轻岁月。

消息传来,当时我正在上课,我震惊了。当我从悲痛中回过神来,我让同学们全体起来,向北默哀。坐在前排的女生甚至有人泪流满面(在我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我从来不曾把女生安排到后排)。

那是一个多么稀有的年代,全社会都热爱诗人和诗歌。

我和海子的一些诗歌观念是有分歧的。

他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曾反复表达“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他主张“伟大的诗歌”,他把目标定在死亡的高处。他纯净而又脆弱的心灵,承担了太多的人类命运和时代苦难。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曾为他写过一首诗。标题是《告别》:

宽与窄的道理,我以前没怎么想过,现在写这篇随谈,大概想了一下。

我认为,宽窄之道,宽是大道。宽与窄,无论在哪个层面,我都认同宽,并且歌颂宽。因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由窄向宽,由束缚向解放的历史,人这个物种自诞生以来,天生向往的就是宽;窄是人类不断摆脱的现实,而宽是神话,是梦想,是未来,是人类从古至今不懈的追求。

当然是这个道理。庄子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他描述的就是一种宽阔,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志向和目标。我们还有一些成语和俗语,比如“鸿鹄之志”、“天马行空”、“虚怀若谷”、“气贯长虹”、“胸有丘壑”、“宰相肚里能撑船”等等,还有我少时听到的两句话“身在长工屋,放眼全世界”,这些话表达了无论在胸怀气度上视野上境界上,人所希望具有的都应该是那种辽阔,高远,旷达,这就是宽。相反也有一些成语,如“鼠目寸光”、“井底之蛙”等,皆为贬义,比喻的是狭隘、保守和封闭,也就是窄。窄是宽的对立,从人类进步这个意义上来说,窄的存在相对于宽,就是一种警示,窄是条死胡同。尤其是就像坐井观天那样,你明明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雁阵高飞,鹰在翱翔,而自己却置身于逼仄狭窄中不能动弹,恰如李白诗曰“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试想那该是怎样一种痛苦!

记得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成功者的演讲,讲述他当初如何沿着一条崎岖小路走出大山,几番挣扎拼杀,开辟了事业的坦途。然后他陷入对那条小路的深情回忆,讲到自己在路上的犹豫和徘徊,以及和一个送他的女孩怎样难分难舍、拥抱着吻什么的。我当时边听边想,无论他怎样流连缠绵,那都是一条他不能折返的路,因为那条路的一端连着封闭和穷困,另一端虽然未知,却预示着无数个希望。当然我觉得他最好把那个女孩也带出来。让我感动的是他成功之后多次回乡,给那个偏僻山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事实上,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我经常看到一些目光呆滞、表情困惑的人,从他们的谈吐举止衣着打扮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来自闭塞乡村的人。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不可思议的,他们为了谋生,闯入到这种全新和不可思议之中,要在这里打工生活。过上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他们的变化,他们的眼神变得鲜活起来,衣着甚至语言都在改变。他们参与到这座城市的建设中来,而这座城市也在由外向内地建设着他们,改变着他们,从装束,到习气,到胸怀,到观念。如果他们再回到原先的乡村,就已经不再是从前的

了。写到了我与海子的一些往事与过节。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可谓恍若隔世。

我从1990年代初下海从商,不再写任何东西,其原因之一就是倦于文人之间的恩怨、功名之争。但当我偶然看到这本《海子评传》时,我觉得我有责任还历史以真实,同时告慰海子在天的亡灵。

海子1988年上半年来成都,四川诗人表现得不尽热情。一方面因为四川诗人的恃才自傲,另一方面因为海子本人的沉默寡言和过于内敛的性情所致。

当年的诗坛纯粹是一个江湖,所谓大侠辈出,各路豪杰横空出世,诗人相见往往对酒当歌、壮怀天下。而海子则显得玉树临风、儒雅得有点书生气。

他才气逼人,智慧的光芒在不经意中、在举手投足中,仍能划过那个时代的黑夜,但他的确与四川诗人显得格格不入。海子更多的时候像个人类苦难的守护者。

他当时穿着一身牛仔服,头发很长,外表时尚而叛逆,但在本质上仍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他是一个黑夜的孩子,背负着人类的痛苦走遍大地……

我非常坦诚地接待了海子。

当时,我在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有一张床,有一点微薄的工资。海子在我那里住了下来,有一周左右,我们朝夕相处。

他很少喝酒,但我每天仍会去买一瓶一块一毛钱的沱牌曲酒,买些下

## 宽窄巷

市井均有痕·都市慢生活

## 浣花溪

## 封面

2019.4.20  
星期六爆料热线  
028-86991110主编 杨和  
责编 李伟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焱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